



雪梅回乡

(小说)

秦迦殊

胡老师草草吃完早饭，拿出没批改完的学生习作批改，刚看了一半，裤兜里设置静音的手机震动起来。

有6个未接电话，3个都是李雪梅打来的，还有3条信息。

李雪梅是胡海师范毕业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许多年没联系了，这么着急找他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他连忙回拨过去，电话一直在通话中。

他点开信息，3条都是李雪梅发来的，“胡老师，我想去看您。”“胡老师，我决定回去看看孩子们。”“胡老师，我出发了。”

胡海握着手机，莫名激动起来，手指微微颤抖。他想控制情绪把作业看完，可作业本上的文字在纸上跳起了舞，让他无法捕捉。他起身去洗把冷水脸，墙上挂着的小圆镜显出他几乎不认识的容貌——蓬松纷乱的花白头发间夹杂小径上落下的细碎桂花，黄瘦脸庞上皱纹密布，唯有眼睛里依然闪耀的光让他感到欣慰。

胡海很少照镜子，小圆镜只是刚来这个学校任教时挂上去的。有重要活动时，朝里看看头发顺溜不顺溜，脸上干不干净。此时，他呆呆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李雪梅还能认出来吗？

曾经那个怀揣改变大山孩子命运，梦想的帅气青年，如今已是形容憔悴、身体佝偻的老父亲形象，一眨眼，21年过去了。

胡老师低下头，匆匆擦把脸，重新坐到学生们的习作前。

“夜晚，天空的鲜花恣意绽放，五颜六色又闪闪发亮。我疲惫的身体里跑进来一缕清风，想要飞向头顶上这广阔宏伟的大花园。”胡老师勉强把习作上端正拥挤的文字一个一个吃进去，未及消化，思绪又飘往那个夜色浓重的夜——

“胡老师！胡老师！”记不清是哪个男同学脸色慌乱地冲进自己简陋的房间，歪斜的木门被撞掉了一个门扣，摇摇欲坠。

“李雪梅咽药了！”胡海悚然一惊，他刚来桂花中学两个多月，感觉每个学生都规规矩矩、小心翼翼，非常尊敬老师，最值得欣慰的是学生们大多争分夺秒地学习，成绩叫他追赶进步明显，尤其是这个叫李雪梅的女同学，成绩一直牢牢占据全校第一名位置，远远把其他同学甩在后边。

“走！去看看！”胡海推着男同学出了门，两人一路飞奔去望向天坡。

脚程四十多分钟的路，两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肚腹、大腿疼得冒冷汗。李雪梅家没有院子，堂屋门开着，几个邻居在里面帮忙，声音嘈杂。

胡海师上顾不上喘口气就进了堂屋，弥漫着农药气味的房间里几个大婶抱着李雪梅，有掐人中的，有灌臭灵丹水的，叫嚷不休，慌作一团。

李雪梅悄无声息，脸色雪白，嘴唇已现青色，如同灰白色纸片在大婶的怀抱中揉搓、摇晃，几乎破碎。

胡海头一回面对活泼泼的人丢弃花蕾般的生命，急得直跺脚，声音都变了调：“赶紧送卫生院！”

李雪梅家有架马车，她父亲经常摇摇摆摆驾着马车拉粪驮猪在村里走，大多数时间主人醉卧在路边，树下、石头堆里，瘦骨嶙峋的大黄马拖着马车在周遭转悠，吃草。

这时，胡海才看到瘫软在一旁、六神无主只知哭嚎的李雪梅母亲，父亲仍处在酩酊迷糊状态，眼神弥散地望着眼前忙乱的家，完全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胡海不会驾马车，幸好报信的男同学会。

大婶们把嘴角吐出白色泡沫的李雪梅抬上马车，塞到胡海怀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救活这个好女儿！

桌上的手机跳动一下，打断了胡海的回忆，他拿起来看，是班里一个同学家长发信息替生病的孩子请假。

这个请假的孩子跟当年的李雪梅一样，读书相当拼命，早晨他去查自习时，见这孩子情形不对劲，又咳又喘，脸蛋烧得通红，一测体温，将近四十度，班长反映，从昨天起，这小孩就开始发烧了，可怎么说都不请假，怕耽误学习。

胡海立即通知家长将孩子带去医院就诊，现在病情平定，才补发了请假信息。

桂花镇地处大山深处，层层高耸入云的山脉阻隔了孩子们向往外面世界的目光，仅有极少不顾一切的学生通过考试走出大山。女孩尤其少，稍及成人，成绩再好也拗不过父母安排的出嫁命运，一些女孩为继续学习，不惜以命相抗，即便如此，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女孩得到父母让步，大多数孩子还是在父母的哭求禁锢中屈从了命运。

多少年，这里的优秀学子都在与命运较劲，达到目的的孩子寥寥无几。李雪梅是他们中幸运的一个，苏醒过来的女孩以头撞墙，发着毒誓拒绝父

母探视。

刚走上教师岗位的胡海从未见过如此刚烈执拗的女孩，嘱咐两个女同学看好李雪梅后，他返回李雪梅家中，想劝说她心如顽石的父母。

这哪是什么铁石心肠的父母，不过是被贫困折磨得苟延残喘的可怜人。

李雪梅母亲瘦弱变形的模样和36岁的年龄几乎扯不上关系，木刻般的脸额似乎只是在头骨上蒙了一层布满褶皱的陈旧黄纸，眼神麻木茫然，盯着面前的火塘一动不动。

狠心逼迫女儿辍学的父亲躺在火塘边破席子上，像只被烘烤至半熟的虾蜷缩着身体，不时地痛苦哼唧，几乎无法正常交流。

无奈的胡海只能向留下来陪伴的大婶们求助，大婶们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东拉西扯到天黑，胡老师从庞杂冗赘的信息中知道了大概：李雪梅有个弟弟，第五岁时得了急症夭亡。这个致命打击击垮了风雨飘摇的贫苦之家，父亲再也没缓过来，天天泡在酒缸子里，一分钟也不想清醒。家庭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母亲身上，如果不是深沉的母爱和李雪梅刚强的坚持，她苦撑不到现在。

然而，唯一的女儿也寻了不归路，刚刚进入中年的母亲的内心世界里起永无休止的大雪，把她乌黑的头发都染白了。

血气方刚、正义感爆棚的年轻教师为了从生死线上拉回一条鲜活的生命，冲动地应承担下李雪梅高中、大学的费用，往后的日子里，胡海因为一句承诺被贫困之手死死扼住了咽喉，实在艰难、感觉熬不过去的时候也曾后悔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李雪梅很争气，不仅考上重点高中，还考取了名牌大学，专业自然是能帮她摆脱童年噩梦的经济学。

李雪梅考取大学就拒绝了胡海的资金帮助，不知什么原因也疏远了胡海。村里人都说李雪梅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胡海也感到有些失落，但打落牙齿往肚里吞，没有再打扰她的生活。

断联10年后，有一天午休，胡海接到了个未知信息：胡老师，我成功了！我很想您。

胡海猜想是李雪梅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就被挂断了。他怅然若失地坐在沙发上，牙牙学语的女儿爬到他膝盖上，为他擦去悄然落下的泪水。

每年总有一个固定电话号码给胡海发两三条信息，字数简短得近乎吝啬，都在表达对他的想念和感激。

最近的一次信息有些奇怪：胡老师，我摆脱了过去的噩梦，才明白自己这么拼命的使命。我要回去，帮助那些和我曾经的我一样无助的孩子。教育有多重要啊，重要到可以把你一个游戏变成神仙。

而关于李雪梅成为神话的传说随着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成了隔着屏幕的真人真事。她终于成为了她梦想的样子，端庄知性、睿智练达，是一名投资公司的高管，不再是胡海记忆中的可怜小女生。

一篇小习作看了两个小时都没看完，泪水不断模糊胡海的眼。从深圳到桂花镇至少需要两天，李雪梅走了半辈子，胡海却一辈子都无法抵达。

他常常动情地对毕业生说：“你们就是老师的眼睛和手脚，替老师去看看精彩的外面世界，好好抚摸和丈量，不枉我们师生一场。”

胡海在凳子上坐立不安，怕被人看到自己脆弱敏感的样子，把门反锁上，妻子叫他吃饭，他也隔着门说吃不下。

花费一整晚的时间，胡海才艰难地装上一个坚强镇静的外壳，出现在第二天的早自习上。

胡海突发奇想让全班朗读韩愈的《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琅琅书声中，他看到了18岁的自己拼搏在足球场，队友把球传过来，他一路带球，躲避中锋、后卫，犹如避开生活的难和意志消磨，保持活力直直网前，大力抽射，黑白分明的球应声直落网底。

“报告！我迟到了！”清脆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朗读声稀稀拉拉，胡海严厉地说：“不准停！”

回头來看，谁迟到了？他刚才都没发现。

一个身着藏青色西装衣裤的短发女子目光闪闪地望着他，又报告一声：“胡老师，我是11班李雪梅！”

女子站在门口朝胡海深深鞠躬，胡海的视线瞬间被泪水淹没，喉头发紧说不出话来。

朗读声不敢停下：“……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师生终于握住了对方的手，过去的一切仿佛都被彼此的泪水清洗得透亮。

“雪梅，你回来了？”

“老师，我回来了。”

2019年国庆节，我慕名到古生村附近的洱海边寻找时常萦绕于梦中的乡愁离绪。

穿过古色古香的古生村，我来到了碧波荡漾的洱海边。素来爱水的我，迫不及待掏起一捧清冽擦洗眼眸，与一面湖水忘情地亲近起来。唯有如此，我才能体悟不一样的洱海，将她的婀娜多姿万种风情韵致化为我生命的图腾与皈依，还原回归一个质朴明澈的我。

上午的风很柔，老柳树很安静，时光褪尽苍凉斑驳，与我怀有的温和悠远的心情一脉相承，恬淡至真，率性从容。在阳光映照下，我眼前的洱海水面波光粼粼，像是要寻找的乡愁离绪，旧梦显现：她将我闪烁迷离的心事化开，吸引着我的视线向远处延伸。那棵千百年来矗立水中的古树，触及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以至于在相互默默凝视之后，又让我的目光久久停留，瞬间涌起的情愫，相随拂面而来的一缕缕柔风，随波逐流，最终消失在天光云影中。

在我后来写的一首诗中，曾经将水中这根虬曲挺拔的古树视为我精神的图腾与涅槃。现在看来，她应该是洱海沧桑岁月最好的见证，亦是洱海最忠实的伴侣，从肉身到灵魂，与洱海水乳交融，不离不弃，生死与共，宠辱不惊。

走在洱海边的木制廊道上，我的目光未曾离开洱海水面，甚至一度停下脚步面朝洱海，清心凝神，极目远眺，看飞鸟在空中振翅鸣叫，看水天一色，汲取触手可得灵动诗行，浸润在悠悠尘世中长久漂泊，已然变得斑驳坚硬的心扉。

犹记得，在拍照的时候，反复选了好多个角度，都觉得很难表达我对洱海亲近融入的心情与境界。身边的朋友也不知道我究竟需要什么？无奈之下，最终我来了一个自拍：我将自己尽可能地离水近一些，再近一些，让粼粼波

为什么叫天台？

这里有一个故事。天平山静静地矗在这里，向西望着县城。一开初建寺，并没有打算坐落在这座山上。家族中说话不管用的人偏偏又略通了风水，偏偏又看上了这座山，就施了计策，趁夜将建寺木石秘密运到这里。这样，寺就假了天意叫了天台寺，后来写作天台寺。因为香火，就有了集市，就叫了天台街。

他叫马兵。马车的马，士兵的兵。我感觉不对，转身又折返到街面上，抬眼看门店上的招牌。没错，“冯兵豆腐”嘛。女人出门的时候，笑着说，马兵说着写着都简单，又说自己要回娘家，让我们忙结束后在家里吃饭。

堆码着的豆腐盒，豆腐桶，有四五十个工人在忙碌着。机器、锅炉、电灶，在这个作坊里，已经难于寻找农业文明时代的手工痕迹。水磨没有了，柴火灶没有了。冯兵说，冬天能做一百两斤黄豆的豆腐，平常要少一点。冬天供应订做霉豆腐腌制的（客户），拉到县城批发，也自己零售。

临街的铺面20平方米的样子，零售白豆腐和霉豆腐，柜台上有自家加工的腐乳。冯兵忙着开瓶，要让我们品尝，我们连忙制止。

我家是从玉溪来的，100年前，祖父拖儿带女从玉溪迁徙到牟定，落户天台，淘生活的岁月里学会做豆腐。按照冯兵的讲述，母亲从外婆家（也在天台街）带来手艺，之后就一直做。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没有中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情景特别令人难忘。这么一说，一条南大街（新南路），驮运豆腐的自行车可以排出去一二里，以前赶马挑担子，最多走到琅井，骑上自行车就延伸到黑井。说到黑井人到天台街订豆腐，冯兵语气里透着兴奋。

自行车、班车、摩托车、微型车，每一种代步工具的普及，都浓缩社会的发展进步。每一段过往都有酸甜苦辣。日子就这样流水一般过去。那个时候，都是小作坊，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做豆腐的人家。单单天台（村委会）就不下200家。天台的豆腐名声在外，所以全县各地一走出县，都说是天台豆腐，和现在走出牟定都说是牟定腐乳一样。过去是贴名声，现在是统一商标。毕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两块金字招牌落户牟定，贴着牟定腐乳的标签也肯定是响亮的。

天台豆腐好，牟定人都知道。好水出好豆腐，天台人都知道。天台人口中的好水，说的是羊泉这口古井。

羊泉这口井，说成名满牟定，甚至也可以说牟定第一井，都名副其实。井的来历贴着诸葛亮。相传，诸葛五月渡泸，有士兵患瘴病之症，成为哑兵，行军到了天台，见地涌山泉，哑兵喝之，一个时辰之后，竟然重新开口说话。泉

亲近洱海

陈泽

光将我的面目照得明亮一些，温暖一些，纯粹一些，生命的本真之色丰盈一些，透彻一些。当然，如果瞬间有鸟飞过，有枝叶被清风吹扬，有不期而至的娉婷倩影被捕捉定格，那将是一种愉悦心扉的诗意氛围与效果。平时，被我们反复提起的“诗和远方”“将平淡的日子过成诗”“流年似水，燕子绕梁，花见半开，岁月静好”之类，一旦在某个日子、某段时光不可避免地在心仪已久的场景中变成现实，除了祝福和感恩，除了祈祷和沉醉，唯有深深缄默，享受洱海的浩瀚深沉，感悟洱海的睿智从容。

我对洱海，原本有着太多的不舍和眷恋，一旦与她亲近，很长时间甚至终生生不出刻骨铭心的印象和记忆。1999年，我曾写过题为《洱海的渔舟唱晚》的大文化散文，文章讲述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白族渔民一早划着木船，带着鱼鹰出海撒网打鱼，傍晚归来鱼虾满船舱，白族民歌风情小调在船头飞扬的历史情景，“天然完整的生态植被，随处可见的滩涂湿地，清澈见底的天然水质，打捞不完的鱼虾海菜，做梦都会美醒的自由富足的生活”，是老一辈渔民津津乐道，常忆常新，历历在目的核心话题。

20多年过去，当时接受我采访的那些白族渔民的音容笑貌，活力与热情，对往昔的追忆与缅怀，依然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历久弥新，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再去当年我采访过的才村、双廊等地，我一定会去寻找那些曾热情接待我、把我当成好朋友的白族渔民，在握手言欢之际，与他们再忆悠悠往事，共话相遇之缘，互道一声珍重无负，山高水长，日子永远清吉顺遂，和美安康！

游览洱海美景至中午，已然饥肠辘辘，见路边有一位白族妇女在卖凉粉和其他传统小吃，还有小鱼小虾、洋芋臭豆腐等烧烤，果真是瞌睡碰着枕头，心心念念总成真。未吃，却闻到了

令口舌生津的缕缕香味，遂赶紧找一张小桌准备大快朵颐……清白玉润的白族凉卷粉，烤洱海鲫鱼，几十个臭豆腐，一碗酸甜到位的木瓜水，让我的味蕾彻底绽放，熨帖了我仿佛渴望已久的心情。现在才想起，如果再来一盘大理火烧猪生皮，一个喜洲粑粑，拿当下的流行词汇形容，那叫一个完美，妥妥的！可惜的是，这位白族妇女的小吃摊没有生皮卖。所谓秀色可餐，按我的理解是，在水光潋滟，风光旖旎的洱海边享受特色传统小吃，顺便也将洱海的万千气象、怡人韵致一并品尝，细细回味咀嚼，岂不快哉！既然乘兴而来，便要满意而归，当不负苍山洱海之壮美雄阔，妩媚温婉；当更加敬爱戴洱海苍山之典雅高贵，峻拔深沉。

来到古生村，白族农户李德昌家是一定要去的。未进院子，我便看到李德昌家大门上方挂着的木刻金字“习习春风”，大门两边同样是木刻金字的一副楹联：“近水白家春光好，平凡绿野故事多。”吟咏之余，我陶醉在楹联营造出的浓浓文化韵味和明白晓畅的意境之中，顿觉内心怡然生喜，饶有情趣。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让李德昌一家喜不自禁，蓬荜生辉，也让洱海边传统村落古生村拥有了无限荣光，从而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和心驰神往的地方，并因此掀开了创造和记录民生福祉的新时代新篇章。

在李德昌家，我将我看到的景象拍照留念。然后在惠风吹拂下安静品茗，饶有情趣。未几，一股浩荡乾坤之气袭来，将我缠绕、覆盖、融合，竟觉身心浑然通透，曼妙升华，不能自已。离开时，那些生机盎然的绿植似乎在向我致意，更像是挽留。

之后，我记下了这样的文字：“来了，见过，停留下来，便是缘分。人与人之间如此，人与植物与自然与社会，亦然如此。关键是心存善良，本真如初，彼此坦诚随性，温柔以待。”

天台豆腐

何刚

水治愈全军哑兵。见贮水的石窠样子像一只羊，诸葛亮便令军中工匠打造了一只石羊立在泉边作为纪念。石羊屹立千年，20世纪初，土匪老来红带部盘桓天台街勒索供应，期间，石羊被毁坏。

和云南的大多数地方一样，牟定一直到朱元璋移民边地才有效开发。自此，县衙里的官员，就循着天台人挑吃水的路径乘轿或骑驴前来，拜谒羊井，凭吊汉丞相诸葛亮，意气风发，留下文墨，负水而归煮香茗。就在明朝，羊泉成为“定邑四景（羊井奇踪、会山列翠、零水拖蓝、龙泉灵应）”之一。在仅有的康熙和道光两本《定远县志》中，前者艺文志篇收录明朝知县王廷爵的《羊井奇踪》一诗，后者一口气收录本朝举人唐毓俊、教谕罗桂林、贡生朱灿和的《羊井奇踪》同题诗3首。

这里抄录王廷爵的：“万亩平田一色秋，清泓沸涌涌甘流。当年苏老今何在？遗下仙羊久不收。”前几年，几位老年诗书画爱好者造访羊泉，谈论这首诗，有人批评说知县原是不通。说苏武牧羊在贝加尔湖，和牟定没有联系。有人就笑，说，知县看泉水看石羊，浮想联翩，通得很。

今天，我们也站在羊井前。没有赋诗，但也有少许感慨。我曾见过回乡筹资百万修庙，也就一直想会否有人也回乡保护石羊井。天台街不长，二千米，街道东西两头起落，站在高处看，像一条捆束的腰带。这样，就想到离街五六百米的羊泉生物。这家腐乳企业办公区也立着一尊石羊。这口井在城北，走出冯兵家店铺，往左边前行二三十米，又往左拐，再往下四五十米就到了，支砌着井栏，有人浣衣。这时就想，如果石羊在井边奋蹄，羊泉从蹄间汩汩流出，如此意境，可美？

上年纪的天台人说这口井过去早晨是冒着热气的，中午却是清凉的，过去有8个泉眼，水灌满旁边一个小坝塘，但是好事又无知的人堵了几个泉眼，水就小掉了。

现在是下午，站在井边，手伸进去，似乎还清凉，但是水已经不是很清，喝一口这样的念头丝毫全无。此时，就想起天台街72号和唐波——牟定县第一家腐乳厂和创办人。腐乳厂为牟定腐乳挣得最初荣膺。10多年前，县政协编写《委员风采》，采访的时候听唐波讲过创业史。工厂一开初挑石羊井水做豆腐，有意思的是唐波作为老板，还亲自格物。初期，为了摸清泉水温度和质量稳定的联系，唐波不止一次地在井边静坐观察和测量，然后指挥工人实验。唐波现在因为年纪原因转让了工厂，但他用格物致知精神培养牟定腐乳第一批腿腿子人才，为今天的腐乳产业埋下伏笔。

我们以冯兵用井水做豆腐，他却说不是，用自來水。他又说，我们在化佛山的龙脖子上，水好得很。考察牟

我愿为莲（外二首）

易晖

滚动的年轮
载着古老的季节
又一次把我送进夏日的画像里
窗前一枝花 窗外一片绿
把夏日画像装点得分外妖娆
这一刻 莫名地 想念一朵莲
不是接天莲叶无穷碧
也不是映日荷花别样红
而是那样亭亭的一朵
曼妙如诗 芬芳四溢

当夜晚的星空闪烁时
我已梦游在一条充满激情的小船上
小船被血染红 梦的底色也被血染红
我愿用一生的时间
守着一池清水
风也罢 雨也罢 只求无生无死
无愧无怒 平静 明澈
如无风的一池秋水
只为一片云淡风轻 只为一份圣洁坦荡

天地只要久别的重逢
天地只是刚刚相遇
夜的最深处 狂风肆虐
渐渐沥沥的雨
告别着重逢的情怀 也许今生
我注定是你眸下错过的那一朵
为了你转身的 一个回眸
手执经卷 在与世无争的一池莲域
为你幽幽绽放
哪怕芳华刹那 哪怕来生渺渺

我们追过的清河

这是我们追过的清河
正在喷珠吐玉，置换滇池污水
旁边的湿地长出杉树
废物变成养料，使鸥鹭翔集
我们曾坐在草地
被保安驱离
但心中有清河
就会一笑而过
那时你常神经质地问
在想什么，我总是说看着远山近水
什么都不想，发会儿呆不行么
你看清河只是平缓流过，无言无歌

慢下来

妹妹，你的一切都要慢下来
在后疫情时代慢下来
在消费报复性反弹中慢下来
别指望一进餐馆就能坐下
订单在排队，服务员忘了上啤酒
他们无法慢下来，你能
别指望在地下停车场能快速刷卡
前面堵车，可能有个老头不会手机支付
你疯狂按喇叭，只会加重抑郁症
不如面带微笑玩哈手机
想想我们能活过来
多么幸运，在母亲节
想想在母亲货摊下做功课的小女孩
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忍耐
妹妹，我把“不求自得”给你
烛光能战胜黑暗

我想等到春暖花开来找你（外一首）

和家胜

我不想夏天
来找你
我怕你
热着呢

我不想秋天
来找你
我怕你
吹着呢

我不想冬天
来找你
我怕你
冷着呢

我想等到春暖花开来找你
我想把整个山野都给你呢

纳西阿妈的背箩

纳西阿妈的背箩
很大
装得下白天
也装得下黑夜

纳西阿妈的背箩
很小
装得下汗珠
也装得下泪滴

纳西阿妈的背箩
很重
装得下儿女
也装得下生活

纳西阿妈的背箩
很轻
装得下歌声
也装得下舞步